

I 247.4-39 v.3 C1

追風劍



第六十五回	是非颠 伸张正	 (1)
第六十六回	栽赃诬 贼婆阴谋蓄意暗算人	 (14)
第六十七回	落花着意逐流水 义士无心恋落花	 (27)
第六十八回	老尼善变不露声色 幼雏落水令人心寒	 (40)
第六十九回	铁扇书生巧施小计 点水蜻蜓再纵顽敌	 (54)
第七十回	杀人害命奸细弄鬼 猴走狗丧恶魔失魂	 (68)
第七十一回	惩国奸追风剑饮血 杀家贼张夫人灭亲	 (82)
第七十二回	咎由自取三绝毙命 罪该万死两妇丧生	 (95)
第七十三回	杨太开店接镖客 小姐倾心保镖人	 (109)
第七十四回	独秀峰乔斌自寻绝路 桂林城豪杰失落镖银	 (122)

第七十五回	英雄讨鏢精神抖擞 恶魔调包诡计多端	(136)
第七十六回	小侠绝技三曹败北 老狐计穷一命归西	(151)
第七十七回	肖洪孝亲求艺心诚恳 吕阳试徒下令杀清官	(165)
第七十八回	迷途知返高僧回庙 至死不悟淫贼烧山	(179)
第七十九回	叱咤风云英雄遭惨害 鬼域伎俩恶魔自焚身	(192)
第八十回	赴约庐山庙已毁 探屋湖西几丧生	(205)
第八十一回	兄弟殊途大义灭亲一为鬼 父子同恶死有余辜三游魂	(218)
第八十二回	打湖西衡山落陷阱 劫贼船追风显神威	(232)
第八十三回	围攻鏢局英雄惨遭杀害 两兵会师祖孙战场认亲	(245)
第八十四回	岸上认亲祖孙巧遇 水底探险虚实难分	(259)
第八十五回	激战避战非是怕 寻斗不斗只为尊	(272)
第八十六回	独脚狡猾出神入鬼 鹤亮突现惊走群贼	(285)
第八十七回	釜中游鱼独脚困水底 义无反顾赵杰上鏢局	(298)

第八十八回	本性难改逃命不忘作乐 恶贯满盈求生误入重围	(312)
第八十九回	狡狐狸逃不出强猎之手 湖心亭埋毒计群雄负伤	(325)
第九十回	攻破湖心亭群贼俯首 安排巧机关罪魁脱身	(339)
第九十一回	作茧自缚红海授首 机关算尽东平丧生	(353)
第九十二回	回镇赴约折服老叟 再放长线为钓大鱼	(366)
第九十三回	虚与周旋乃是实用诈术 善意凭吊竟藏恶毒心肠	(379)
第九十四回	虎狼其性无处不为害 蛇蝎其行惨杀老英雄	(393)
第九十五回	野心勃勃本欲杀人占岛 杀气腾腾早已张网待鱼	(406)
第九十六回	鳌鱼岛布下天罗网 追风剑威斩独脚僧	(418)

第六十五回

是非颠倒石明遭暗算 伸张正气武师义斥徒

辛祖和蔡一雄迎头赶到，见把石明打成这个样子，还绑着游街，敲锣大喊，口口声声辱骂镖局，直奔镖局大门，真是瞎瞎子叫门——熊到家来了。

辛祖哪受得了这个，气得钢牙紧锉，虎目圆睁。他迎头拦住，一叉腰，大声吼道：“站住！”

游街的人群站下了。靳海龙慢步上前：“来者什么人，因何拦路？”

“俺乃追风镖局之镖师，辛祖是也。他犯何法，如此捆绑游街？”

“哼！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又是一个贼窝里的镖‘死’。方才他也自称镖‘死’，却是个偷窃高手，掏兜之徒。”

辛祖气得浑身颤抖，眼珠发烫。他上前逼近一步，用手指着靳海龙说：“你不要满嘴喷粪，诬赖好人。你说他偷窃，有何为证？！”

“哈哈……好个镖‘死’，真不知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若无真凭实据，谁敢在大街随便捉人？他偷这个小姐的银两，当场抓住，人赃俱在，是这多乡亲父老亲眼得见的。你狗咬耗子——多管什么闲事！要打抱不平，跟老子上府台衙门去。老子这阵没功夫逗鸟玩，滚开！”说着气势汹汹而又鬼头鬼脸地“当当”敲响两锣，大声喊道：“喂！诸位听了！追风镖局的镖师是小扒手，偷这位小姐的银子被抓……”

辛祖实在忍无可忍，按捺不住，嗖地抢步上前，一掌前推。靳海龙一闪身反退为进，已至辛祖左侧，左腿外片，右腿紧跟，连环双腿飞打而出。辛祖向右一挪，躲开双足，复进身一个“怪蟒出洞”，前掌单刺。靳海龙向左一闪，飞起一足，向辛祖腰间踢去。

蔡一雄见靳海龙有这样身手，已知来者不善，大喊：“住手！”

靳海龙往旁纵开，正好靠近了蔡一雄。拱手道：“这位上下怎么称呼？”

“蔡一雄。”

“哦！泾县五义的老三，徐增手下的败将，投身镖局的奴才。哈哈……有何高见？请放！”他既不屑一顾又作鬼脸逗趣，请放的“放”字说得很重，意指放屁，故意挑逗。

蔡一雄七窍升火，五腑冒烟，恨不得一拳打死这油头滑脑、恣意挑衅的对手。但在大庭广众之中，还是先喻之以理为好。他说：“既是他偷了银两，又有这么多人作证，尔上公堂状告于他就是，为何将人打成这样？又为何捆绑游街？自古一人犯法一人当。因他是镖师尔就骂镖局，难道镖局之人都偷了吗？我知尔有来历，但尔如此闹，乃鸡鸣狗盗之技，无赖之为，非好汉之行也。应就事论事。是吾辈错，吾当领之。望尔将人放下。愿论理，当街当众；愿论法，同上公堂。堂堂金陵院司各部俱在，又是江南首府之地，尔擅自捆绑人，难道不违法？公然打伤人，难道法可容？”

“哈哈……偷窃小女子的银两耳环，不为鸡鸣狗盗之徒，路见不平、扶弱除害、捉拿扒手者倒成了狗盗之技？大家听听，这便是追风镖局之谬理！象他这样棺材里伸手——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当场不捆绑起来，他早就溜到镖局藏起来了。如今赃证俱在，众目睽睽，镖局的镖师都敢恬不知耻地来辩护，想骗取放人而后打赖帐，若是压根让他跑回镖局，哪个还敢虎口拔牙，上镖局去追赃要人？对不起，我要送贼报案，没时间玩猫耍狗。”

“当当！”他又敲响了锣，大声喊叫着。

街头人越聚越多，已将路堵死，来往行人都过不去了。

辛祖实在憋不住，大声喊道：“蔡师兄！这种油嘴滑舌的杂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理他作甚，打他娘的吧！”

靳海龙一个纵身来到辛祖面前：“追风镖局不说理，偷了东

西还要打人？哈哈……老子没吃过肥羊肉，也看过肥羊走，大小战场也闯过千百次，就是吃软不吃硬。真要打？你叫鹤亮、衡山来，老子一人打他俩，你这四六不懂的傻大个，不配给老子提鞋。”

辛祖再不搭话，当头一掌“独劈华山”，靳海龙偏身闪开，复给辛祖一脚。

这靳海龙正是白云凤的姘夫。他武功过硬，擅长猴形掌指功。绰号胜悟空。他兄弟靳海蛟，更为了得，不仅轻功见长，而且最擅长偷，绰号千臂猿，也有人叫他“神偷”。

这正是白云凤出的主意，故意和镖局捣乱。由桃儿扮演失主，申偷靳海蛟栽赃。

这帮起哄的观众，有的是不知真情的局外人，有的是他们自己人。

靳海龙十分厉害。他为了贬低镖局、炫耀自己，故意不用手，只用两只脚跟辛祖周旋。他两只手继续敲着锣，嘴还不停地喊叫着，全用腾挪闪展和双脚封门。

这时，人群中有人喊叫着：“追风镖局仗势欺人，偷了东西不认帐，还敢打人，太不讲理了。”紧接着有人喊：“上，打他娘的！”忽啦一下，拥上二十多人，围打蔡一雄、辛祖。那孙六仔一看不妙，忙飞跑回去报信。

辛祖原先只徒手战，见上来这么多人，他更把眼气红了。刷地抽出金背虎头大砍刀，抡得呼呼生风。

蔡一雄叭地一掌打翻一人，伸手抓住他的脚，耍开了“肉孩儿”，以人当锤，抡了两个大圈，又打翻了一人。可敌手太多，其中有十多个好手，辛祖被一棍打翻在地，又被人一脚尖点在“璇玑”穴上，只翻滚了两下，便不会动弹了。

蔡一雄见状大惊，不顾身旁有人击来，一个箭步从人头顶飞越过来，一掌打向靳海龙，另一手的“肉孩儿锤”脱手飞打另一人，想低身背起辛祖，但敌方一刀、一棍、一鞭同时打来，他只好闪身纵开。

就在此时，只听有人喊一声：“住手！”声若洪钟，嗡嗡震耳。

众贼大吃一惊，纷纷看去：只见从人群中挤出五个人，为首是一个白发长者。他团脸平头，双目不大，却炯炯有神；身材不高，却粗实威武。他身后跟一个高大魁伟的人，戴着黑纱面罩。他俩身后站着三个人。

这五人是武文杰、种知古、石德、朱清和童子卿。戴黑面纱的是种知古。

武文杰大步上前，问道：“尔等何人为首？”

靳海龙认识武文杰，忙说：“武大师有何指教？”

武文杰说：“尔等为何斗打？”

靳海龙便煞有介事地说了一遍，而后说：“这追风镖局也太欺人，以武逞强，横蛮无理，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漫道晚辈是江湖人，便是一条狗，也会急得跳墙。”

武文杰说：“姑且莫论是非，双方先把死伤者料理好。然后由尔定夺；愿就地论事，则我奉陪；若上公堂，尔前脚走，我后脚跟。如何？”

“不行！抓着的贼是不能放的。这个行凶的大个子镖师，是他自己找死，你们抬走我不管。你们偷了还有什么是非可论？”

种知古慢慢上前两步，声音低却坚定有力地说：“蔡一雄！尔把辛祖背回去。石德！你把那个绑着的镖师解开，背了回去。我看哪个敢说半个不字！”他一时忘了石明的姓名，故说“那个绑着的镖师”。

蔡一雄、石德遵命执行。

靳海龙暴跳如雷，大声吼叫：“不准动！人不能背走。先评理，如你们说出理来，再背尸不迟。”

尽管靳海龙大吵大叫，蔡一雄和石德根本不理睬。蔡一雄已将辛祖背起，飞奔而去。石德过去背石明，搀架石明的武士伸手阻拦，石德猛地一个推掌，把这人打出一丈多远，摔倒在地；石德一瞪眼，另一人胆怯地松手后退。石德就势背起石明，头也不回地跑回镖局。

靳海龙色厉内荏，干叫喊，一不敢动手，二不敢阻拦；他眼睛四下撇眸，想看看谷心平和修福到了没有。他琢磨：这俩老辈若有一个在场，便可动武；若全不在场，自己可不能吃眼前亏。

直到蔡一雄、石德二人走远了，童子卿才慢步走至桃儿跟前问道：“桃儿，是偷了你的银子和耳环吗？”

桃儿慌了，脸也红了。她知道，童子卿正是妈妈一生最喜欢的心上人，是自己未来的继父。怎么回答他呢？她没想到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她刚才是扮演无知的幼女——卖豆腐的姑娘。她的手背上事前擦了薄荷粉，只要一触眼睛，就哗哗淌泪，可怜相装得惟妙惟肖，没露出一丁点江湖武道的影儿。童子卿一出面，她自然尴尬至极，一下不知如何是好。她望望靳海龙，又看看靳海蛟，见他二人怒视着她，显然对她一时答不上来而不满。她无可奈何地点头，说了个“是”字，便低头无语了。

童子卿笑道：“嘿嘿！桃儿，要上公堂打官司，你先要露马脚，官家只要到上新河一查访，便证明你在撒谎，你外婆根本没在上新河。你外婆是五岭拳王白非的妻子，名叫苏仲香，人称醉贵妃，二十年前死在凤凰山寨。对吧？你母亲白云凤，过去人称勾魂西施，如今在这儿开设豆腐饭店，隐名埋姓，人称豆腐婆娘。哈哈……你的官司能不输嘛！”

靳海龙惊诧万分！他的一伙人也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曾想童子卿会详知底细。

桃儿反倒坦然了，她原以为童子卿和妈妈已如胶似漆，现在方知妈妈上了当。她凶起来了，一反方才可怜相，蛾眉纵向天窗，杏眼瞪得溜圆，拿出打斗的架势说：“你不要信口雌黄！不管如何，我的钱到他钱褡子里去了。”

靳海龙这下来精神了：“着呀！这么多人看到，钱在那镖师钱褡子里搜出来的，这是赖不掉的。只要偷了，打他就活该，那是他癞蛤蟆钻灶坑——自找碰一鼻子灰。”他上前逼近一步说：

“你是什么人，为何生横枝？报上字号说话。”

“铁扇书生童子卿。追风镖局的一名小卒。”

“好哇，追风镖局恃武欺人，把小偷抢走，如今还想倒打一耙。告诉你：说清了，老子放行；说不清，掌下丧生！”

“哼！你的掌只能拍拍豆腐。”他转头不理靳贼，拱手施礼一周，大声说道：“诸位在场的乡亲父老、道儿上的朋友听了！方才这小女子的谎言已戳破。明眼人不用细说，这个小名叫桃儿的豆腐姐，名叫白雯，自幼随娘习艺，已是一个刀剑娴熟、武艺精通的江湖黑道人物。十几两纹银，偌大一包，沉甸甸的揣在身上，抢是可以的，偷走是不可能的。练武之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连飞蝇掠过，都可辨方位，怎可能在她耳朵上摘下耳环尚不知晓？即便是江湖上最出名的神偷，也是办不到的。不信，让这位神偷试试。他，就是黑道上鼎鼎大名的千臂猿神偷靳海蛟。”说时他指了一下靳海蛟，接着说：“他们全是一伙的。不言而喻，是神偷做的手脚，趁挤进圈内看热闹之际，将事先准备好的银子和耳环，偷放于钱袋中，栽赃陷害，诬赖好人，并使一些旁观者信以为真。他们为了和镖局作对，便煞费苦心，弄此拙技，诬陷镖局。”童子卿的嗓子比铜锣还响，话语似一挂鞭炮，使众贼打不了岔，插不上嘴。

靳海龙自命“见多识广话语多，唇枪舌剑若悬河”，今儿遇上了强手，他插不上话张不开口。忽然，他发现谷心平钻出了人群。有了后盾，他猛地蹿上一步，拦住了童子卿的话头：“童子卿！你这个道儿的叛逆，无耻的畜牲！在他身上搜出银两是千百双眼睛所见，你说栽赃又有何为凭？今日你交出证据，还则罢了；交不出证据，老子拿你的心泡酒喝。”

种知古一直倾听不语，这时突然迈步上前，厉声喝道：“靳海蛟！尔给我跪下！”

靳海蛟吓了一跳，胆怯怯地倒退了一步，说：“你，你……”

“尔还不跪下！”种知古一声怒吼，如霹雳临空，春雷震地。

靳海蛟又后退一步，战战兢兢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

种知古把黑纱往下一撕，靳海蛟、靳海龙同时“啊”一声惊叫，双双“扑通”跪下，浑身战抖。

“靳海蛟！你老实说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说！”

“是、是、是。那一包银两和耳环，是桃儿事先给我的，是我趁那镖师往里挤时做的手脚。”

“为何要这样做？”

“那，那是白云凤告诉的，是故意找镖局的碴。”

“你这个畜牲！”种知古一咬牙，准备上前打杀靳氏兄弟，武文杰一把将他拉住，说：“种兄！这种小辈，均是奉命所差，身不由己。既是真相大白，就给他们一条生路吧！”

种知古长叹了一口气，喝道：“还不谢过武大师救命之恩。”

靳氏兄弟连忙转向武文杰跪着，叩头道：“谢过武大师救命之恩！”他二人又转身跪向种知古说：“师父！您，您老人家怎么在镖局？”

原来，靳氏兄弟四人，名叫龙、蛟、虎、豹，都是种知古的徒弟。老大老二被红海派往金陵。孙六仔二次向东方于报信。种知古便猜个八九，立刻站起来说：“我有个徒弟叫千臂猿神偷靳海蛟，八成是他搞的鬼。我去看看。”为了先不让他们认出，他向东方于要了一个黑纱蒙面。二靳只知师父在庐山，做梦也没想到师父已上镖局。师父说不二一的固执性格，他们是知道的，哪敢有半点违抗。

种知古说：“我已上镖局当了镖师，尔二人若回庐山，你大师伯也不会信任你们。希尔等速速回家，等庐山事平之后，我会回去的。尔二人起来吧！”

靳海蛟说：“我们跟师父上镖局吧！”

“不！尔等先回家，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二年内，尔等要行侠仗义，不做坏事，再来找为师，那时方可上镖局。”

“是。”

这些武士见是二靳的师父，谁还敢说别的，溜的溜，走的走，不溜不走的不开口。谷心平和种知古是老相识，本想来几句冷嘲热

讽，一看这个场面，自己理亏，露头不够丢脸的，就溜之乎也了。

散场后，依靳海蛟就要遵师命回山，可靳海龙舍不得杏儿，宁死不走。靳海蛟说：“大哥！你别光图眼前乐，违抗师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怕什么！师父叛逆，投身镖局，大师伯必会找他算帐，到时候他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我们！再说，三弟四弟全劫镖去了，你我一走，一旦大师伯迁怒于他二人身上，岂不害了三弟四弟？你要是胆小，你自己走，我是不走。”

靳海蛟嗜酒如命，见色如蝎，除好偷鸡摸狗外，平素无甚大恶。他知道大哥迷恋于杏儿，多说无用；兄弟四人，三人在此，纵是陪葬，也不应单独走开。他只好跟随回去。

他们回到店中，被白云凤、谷心平好一顿臭骂，也只好自认晦气。

武文杰、种知古等回到镖局，便迫不及待地问东方于：“辛祖、石明怎么样了？”

东方于说：“和通善一样，人已脱险，但伤势太重，一时难以复原。”

近日，金陵怪事屡生，奇案迭出。

一日中午，有一辆极为华丽的棚车，停在了茂源珠宝店门口。只见此车朱漆车辕，紫黑车板，铁花轱辘银白锃亮。车板上是青竹车轿，外罩翠纱，四角是木制滚龙柱，描漆喷金，绿纱盖顶，里面衬着黑绸。顶尖是一个珠宝银葫芦，四角飞檐，各有一个金红龙头，下坠一串银质小响铃。轿身两边及后面，各有一个大纱窗，青竹垂帘，外罩白底黑花的亮纱。轿前的轿门呈月圆形，垂竹罩纱。三匹高头大马，辕马纯白，镶在红车绿轿之间，显得十分精神；前套是一对黄骠，色泽、大小、高低一样，如一对孪生。一看便知是大有来历的贵人。

车上走下的是：一位脑满肠肥、眼睛笑成一条缝的大商贾。身后跟两位粗眉大眼、江湖武士扮装的彪形大汉。跟此棚车而来的，还有十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十名武士。车停后，这十匹马

也站住。马上的人并不下马，均四处巡视。

跟在这大商贾身后的人，有一个发话说：“老板呢？”

其实，有这样阔气的贵客临门，老板早站立柜台外恭候了。这老板忙上前陪笑：“小可胡金保，不知贵人光临，未曾远迎，特来请罪。请！请到里面坐。”

胡老板把客人引至后堂客房，恭敬见礼，热情款待，一番寒暄，自不必说。那彪形大汉介绍说：“此乃安南贵人。他有一趟价值百万金的镖货，请我局保镖。俺乃追风镖局镖师七煞神姜得印是也。这位乃俺镖局镖师马明。贵人明日启程返安南，要带些珍贵珠宝回国赠送亲友，故俺领至宝店。请将宝号上等珠宝玉器悉数拿来，听候选购。”

店东一看有如此大买卖，连忙命伙计搬箱拿盒，霎时间，把这小小客房摆满，床、几、桌、椅、凳上的奇珍异宝，五光十色。

“外国人，好说话，看中了，不还价。”胡老板漫天要价，想大捞一把。

这时，突然进来一个镖师说：“姜二哥！南京左布政使陈大人、按察使黄大人率百官前来拜会贵人，已在镖局大厅恭候良久，东方于大师命小弟前来。请贵人速回。”

这个姜得印略一沉思，说：“好吧。”他对这贵人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话。胡老板在一旁暗想：当镖师真不容易，不但要武艺高强，还要会说安南话。这贵人边听边点头，而后指着选好的一些珍宝“嘀嘀咕咕”了一通。姜得印连连“咿咿呀呀”地点头，便对胡老板说：“这些贵人先拿走，要送一些给大官们作回礼，下午还要来选。你算一下共多少钱，这有广太庄钱号的钱折子，我在此等候，你可派人去兑，要金银、要钱票子都行。”

就这样，一大批珍宝让“贵人”带走了。凡做珠宝买卖的，非一般人物，你拿钱折子买货，他当时就派人上这个钱庄去兑现，经钱庄承认是真，下了帐，盖上一式两份的骑马印信，答应

随时可取出，他才付货，以免上当受骗。但这回来头太大，加上堂堂追风镖局的镖师在场等候兑现，这还会假！所以不能不让拿走。胡老板随即差帐房先生速骑马至广太钱庄去兑折子。

帐房先生刚走，突然有两个蒙面的不速之客，翻墙来至后院，闯进客房，抢走一些珠宝。房中伙计虽也会武，哪里是这二人的对手！幸亏这个姜得印大发神威，战败了这两个抢宝的强盗，这两个强盗飞越墙头逃跑，这个姜得印紧追不舍，一眨眼，全不见了。

胡老板额头冒汗，心中长草，如坐针毡，眼皮直跳。他收藏好剩下的珠宝，便在房中打转转。不大一会儿，帐房先生脸色铁青，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说：“不、不好了，我、我们上当受骗了。这、这钱折子是空头的，那张一万银的钱票是假的。”

胡老板吓得妈呀一声，跌坐在地。

帐房先生问：“那个镖师呢？”

胡老板叹了一口气，绝望地嘶喊道：“这、这个狗娘养的……他是不能回来了。”

帐房先生忙提醒说：“快！你快上府衙和都司、按察院报案去。我立即赶到追风镖局询问。”……

追风镖局的答复是：根本无此事。姜得印早就上景德镇了，且帐房先生所见的姜得印，和真姜得印一点也不象。东方于说：“此贼胆敢冒充镖局，作案栽赃，追风镖局义不容辞要协助查找，一旦有消息，一定相告。”

胡老板跑至府衙去报案。当时的官府根本无力过问这些江洋大盗之事，只是例行公事，出榜行文，雷声大，雨点小，不到三天事自了。

又一起事是：江宁县的知县，是个两榜进士出身的新任县官，年方二十有四。他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夫人。这天晚上初更时分，玉兔东升。知县和夫人在房中谈情说笑，突然一人破窗而入，自报是追风镖局镖师徐增，把知县捆绑起来，用棉花塞入口中，而后当面强行奸污夫人，然后扬长而去。可怜一对才子佳人，刚步

仕途，遭此大劫。夫妻不堪受此辱而双双服药自绝。留下了一封遗书，状告追风镖局。

又有一人，来到提刑按察使黄大人府中，口称追风镖局的镖师刘瑛，说此次镖槌子在西南途中失事，丢了百万镖银，无钱还债，要黄大人“借”给纹银五千两。提刑按察使为了活命，当场交出五千两纹银。

真是：恶魔到处兴风浪，杀人越货暗栽赃。欲陷镖局于绝地，何其毒也何其狂！

却说秦淮河畔有一勾栏妓院，名曰兰香院。其中有个歌妓兰香，誉满金陵，名噪一时。这兰香年方二九，一表人材，脸似出水芙蓉，腰若迎风杨柳，娉娉轻莲，十指若藕尖，眉目传神。兰香最擅乐曲，龙笛凤箫，象管鸾笙，金钟玉磬，羯鼓琵琶……无一不精。她谈吐文雅，举止端庄，故无数王孙公子，官贾财阀，都倾倒其石榴裙下。兰香院整日价门前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可这兰香性情固执，立志卖口不卖身，只可“吃茶”、“听曲”，决不“陪宿”

“许身”。她越是这样，身价就抬得越高。打一次“茶围”包银四十两，“开盘”包银一百两（即陪吃一顿饭），小惠、面赏、馈赠还不算。这么高昂的身价，求者还要依次排号，交了包银须一个月后才得见面。

这天，来了一人，口称追风镖局的镖主徐增，指名要在兰香房中“开盘”，说什么慕名而来，定要相见，加倍给钱，千金不惜。鸨母一听犯了愁：按排号要一个月后才可轮到，可这舞枪弄棍的武夫，得罪了不是要子的。她陪笑说：“大英雄！大镖主！请先至那个房间坐坐。那房间的小玉香，也是头等标致可人的粉头。兰香正陪都指挥使司张大人的公子张衙内饮酒，刚摆上席，无法催其撤桌……”

来人一瞪眼，说道：“什么衙内衙外的，他算什么东西！老子乃顶天立地、世间无双的大英雄，便是当今皇帝老儿，见老子也要退避三分。你速去传老子的话，让他滚！”

鸨儿战战兢兢地飞跑至兰香房中，劝张衙内莫惹这些不要命

的武夫。谁知张衙内是将门之子，会几下拳脚，又带有四个跟班保镖的家人，为了在兰香面前显威风，拍案而起，大喊来人。四个家人闻声奔至房门口，张公子说：“一个臭保镖的江湖匹夫，有什么了不起，竟敢如此猖獗，如此嚣张！尔等随我把他捉拿，送官府治罪。”

他说话间，那个“徐增”已到，“啪！”一个大嘴巴，把张衙内打得满口鲜血直淌。一个家人嗖地一铁尺打去，来人手一搪，“叭！”铁尺被弹飞。来人只用手一劈，这家人便一命呜呼了。

来人上前一步，一掌拍在张衙内天灵盖上，打得头骨粉碎，世间少了一个浪人。

另三个家人吓得拔腿就跑。来人大喊一声：“站住！”这三个家人就脚如钉钉，一动也不敢动了。

来说：“把这两具死尸搬走。回去告诉都指挥司狗官：好汉做事好汉当，杀人者追风镖局之徐增也。”说罢便走进兰香房中，命将酒菜撤掉，重新上酒菜。……

徐增的名字，在金陵已妇孺皆知，兰香早已闻名。她猜想徐增是文武双全、才貌出众的风流侠客，很想见上一面。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徐增竟慕己名而愿作娇客，真是喜之不尽。可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见徐增连杀二人，吓得毛骨悚然，兢兢而不敢正视。

鸨儿不敢违命，只好命人撤席换酒。

这个假徐增是靳海龙。他虽慑师父在金陵，而更慑服于修福、谷心平等杀人不眨眼的黑手，故奉命到处做案，栽赃镖局。他闻兰香的名，想强令她陪宿，然后杀掉。

正在他饱餐秀色、酒酣耳热之际，鸨儿前来禀告，说有一人要求见徐大镖主。他以为是方才杀人之事，表示毫不在乎地说：“让他来！”

来人挑帘而入，拱手道：“这位莫非是追风双侠徐大镖主？”

“不敢，正是在下。仁兄寻至勾栏，不知有何要事指教？”

“我千里寻访，是要一见真徐增；但近日连见两个徐增，均是冒牌假货，实为遗憾。今日见尔之模样，又是一个假的。”

“何以见得？”

“追风镖局、追风双侠，系以追风宝剑而得名。尔身无追风宝剑，岂能是真！再者，追风侠士乃顶天立地之汉子，光明磊落之英雄，岂是寻花问柳之鼠辈！”

“尔是何人？”

“哈哈……尔识追风剑吗？”来说毕从背上拔出追风宝剑，往胸前一横。只见清光耀眼，冷气侵心，剑身颤动，嗡嗡作响。

正是：

风无终年，雨不经月。山魑之技，岂能终日。

欲知来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